



2 3 4 5 6 7 8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踏海集卷之八

雜文

攝津服元雄仲英著
東都井周愛士春揖校

吉川
ppos
81



於虞淵之汜。各天萬里。往若形影而居者。今已爲參
商。懷之所積。積豈可得而覩縷者哉。頃有王至于放
所。始審足下及平判官進止。風波安穩。舟楫無恙。至
都之日。親戚故舊要於路者。若迎死者作于九原而
歸。且足下爵祿復舊。令問不替。再事上皇。判官先已
歸佛。今也藏身東山。閑居遂志。各得其所。不遠而復。
家族之喜可知。嗚呼寬獨何爲者。生不能再上父母
丘隴。永終于鬼界流放之徒。寬之悲憤。自非足下與
判官。天地之間。向誰告之。殘命且盡。生前不能一言
以陳。左右則死者若有知。悠悠長夜。吞恨無窮。何世。

族

纂

漏之故命有王。覓沒東歸。乃呈斯書於少將座前。書辭草草。字不成行。殆不仕。披覽冀與判官一展之。即筆所跡。苟察其_所欲言。萬分之一。寬乃瞑萬里外。已矣。夫平族素無列朝廷。保平之際。王室不易。災釁仍臻。清盛遭遇時變。入稱翊衛。而其不快平氏義。朝之徒。皆既燐滅。爾後宮階日月。超遷遂立。女爲后。自以爲天子婦翁。身當相國之任。朝政由已。威福自擅。重盛兄弟。并領左右大將。其餘庶孽宗族。典歷大官。榮顯滿盛。薰灼四方。天下郡國。諸平封邑居半。二宮恭祀。百官累足。勝天之勢。東京梁氏不翅。當此之時。朝

廷公卿。自非平氏徒。充員位而已。其當以次遷。而爲諸平所抑。屈滯失望者。不可勝數。尊府君納言嘗有積忿於斯。加之承上皇密旨。故協同諸輩謀張王室。寬_素夫與清盛有舊。而納言喻以順逆。寬雖不敏。不敢以私負公。乃於鹿谷莊招集同志。私竊有謀焉。庶幾效尺寸於斯舉。以稱上皇旨。期在旦夕。奈天未定。不克誘其衷。事覺。上自納言。下至寬輩。人蒙戮辱。妻子塗炭。西光之徒。五毒兼至。慘刑赤族。其他幸而放竄。客歲平后有身。清盛意欲其生皇子。而身居外祖之故。外捕王命。大赦天下。以祈其報福。而於寬以遺。

其舊與前圖謀。行置不放。遂古寬一人倒懸不解。以耳其心。既已以王命大赦天下。而報私憾於其間。以一毀國家制令。清盛弄法逞志。事事皆然。寬復何恨焉。又聞納言先於放所捐館似不得良。少將其痛當有不可言者也。自從共投荒裔。寬與判官。唯足下是依。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况與判官三人者。同此窮約。日休日。僅保性命耳。鬼界所以一日不可住者。足下所熟悉。卒而寬之單子憂愁。足下其以爲如何。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俯仰所目。但海與山耳。無復田野聚落。不蚕織。不耕種。凡人之可衣食者。何處求之。食則

于

得魚蝦於窮海之濱。朝四暮三。聊以充虛。居則倚木。於樹松葉。覆之風露。豈可障乎。島中之人。言語昧于彼此。神情不接。誰復哀寬。既與人域隔。又無曆日。凡月之盈而望。草木之榮而春。日之出沒。甲浩汗之際。而朝暮彷彿乎。纔有以記心耳。火山日夜雷聲轟轟。炎焰不息。罪於之人。若觸天怒。嗚呼。寬家雖非衣冠之族。亦未至自執負擔之勤。何知遭天不吊。寵辱易地。饑寒猶且不免。生陷鬼界。無由得脫。雖復宿報。使然。何爾荼毒也。相別之日。風帆電逝。忽滅忽失。杳冥渺渺。即時欲披草從之。神鬼消散。絕者良久。而所

以猶持形骸以。自今日考。徒足下慰藉之言。於萬
一淺之寬爲心也。雖足下哀寬之情切于肌骨。清盛
險忍。豈足下所能移乎。不唯望於足下文無爲。愈受
世之嗤笑焉爾。昔人有言。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寬在都日。交遊知識。寔繁有焉。一旦嬰禍。家口星散。
流離之際。妻兒尋爲異物。所遺一女耳。今特有書傳,
焉。夫他既無一字問其唯足下與判官時或繫心於
寬之死生乎。妻子存沒。京師近事。有王口語略知之
已矣。放後未滿三年。窮困日夜。苦則苦矣。而私心未
知殘殲悴魄。非復昔日寬也。有王跡而至也。適遇諸
々。俊寬頓首。

述亦不記寬。乃至就問流人俊寬在何處。甚哉疾痛
慘怛。傷人鋒刃之利莫以尚焉。及見有王。悲喜交集。
恍惚誤以爲夢。私恐覺後無聊。其將如之何。體疲神
困。夢覺不辨。欲延數日之命。豈可得乎。今當爲鬼界
之鬼。永與足下隔生。吁命之窮。無可奈何。寬已矣哉。
往日綢繆。何世忘之。每一念至。不勝涕泣橫集。冀足
下勉修令德。進退相時。多諱之朝。常念免難。判官超
然喜。遁方外。庶幾無患乎。伏乞曲致寬意。問至之日。
不知足下與判官西向。一哭寬耶。臨書嗚咽。不知所

詩誓

嗟我二三同社。我有誓言。無譁聽之。今日之事。管城以爲城。墨池以爲池。各厲乃詞鋒。旗鼓相當。其爭也君子。君子出辭氣。溫厚和平。斯遠鄙倍。言則古人。黼黻金玉。其則不遠。無忘無倦。一乃心竭。乃才尚其有成。凡一日之間。事母不敬。各慎爾儀。務修大雅德業。五是餐之徒也哉。焉貪五味。枯魚乾餕。藜藿之羹。上天有錫。固敢饑我。吾足矣。今日攸用。不尚難得之器。無簡寧書。木葉。箕山手飲作吾師。素以爲曲。罔華乃詩先成。必顧左右出之。與速寧遲。乃工人拙罔矜罔。

竊憤罔臧藏否他社人物。體制既定。不得隨爾便擅改。得韻有命。企羨何益。璧假許由。任汝協和。前日命汝。宿題。弗爲胡成。三旬。六成。弗爲廢汝業。退而無與焉。即題六成古。有常罰。兕觥其陳。彼飲不知足。罰酒惟耳。嗚呼。何悔慢之甚。而今而後。若是之徒。以不飲爲罰。古人有言。酒釣釣若何。沈昏濡首者。返大作詩禍。芒吾喪我。喜怒交臂而移。載笑載罵。雜言噭噭。擬娼婦淫曲。學優童聲歟。肆雅音。舍厥位。遷徙無常。汚我筆硯。覆我杯樽。側弁之戒。俯仰婆娑。鴟鴞沐猴。猴入與比禍。及傍人。害其匡心。詞死蟲賊。敢有若茲。

尚汝鳴鼓奉譖。亦致天子。又出童羖。無赦。曷哉
二三同社。罔同彼昏德。慎茲常憲。

傭者對

齊王朝周。道見裸跣行傭者。王從車上指之曰。霜露
時降。一布之褐。不能掩體。擔重營營。喜可憐哉。傭者
棄擔而止。鞭爾笑曰。我固憐王。王有何憐我。王修藩
國入禮。周有常制。時至而往。期至而返。一日遲速。王
得加意乎。凡有土之君奉於天子者。毫毛踰繩。則削
黜之咎尋至。累及宗廟社稷。不若是而已。王於行途。
從車數百乘。徒卒彌于前後。王適有思廁之急。不得
三

投袂下車。直求其所。七尺之形。俯仰動止。欲如意得
乎。甚矣哉。齊國戮辱於王。我上無君親。下無妻子。以
八極爲屋宇。通達之地。何處可止。何處不可至。日出
而帛。達路自西自東。不知所遭誰氏。唱則和。日代行
考之勞。冬日之寒。負擔如挾纊。天償我以錢。五里一
餉。食恣所嗜。飽且休。不覺有昨日。不知有明日。取足
於今日。飄乎悠乎。唯意所任。世人謂我以雲爲翼乎。
名我曰雲助。我友有無宿叟者。行年七十。病革綿綴。
於道左。樛木之下。行旅之人哀之曰。子少不修行。長
不爲產。老無妻。子也。終焉。收視子。子不亦晦且

志乎。無宿叟舉目熟視曰。人之將死。五官失位。自聚
文散苦則固矣。貴賤智愚。孰有逃之者。而生之所有。
妻子臣妾曾祿貨財。俄然棄之。向不可知之域。不
奈何。其慘於心。若受鋒刃之刺。氣息將絕。一飲不能
容口之際。別有此苦。用物精多者。特爲甚矣。我幸無
斯患。四體之內。假造化者返之則已。而今而吾始知
六十九年所行。人皆非之。我獨是之。果是。若無宿叟
者。可與言性命之樂。齊王色變。伏軾而歎曰。寡人不
聞傭者之言。終身不知七十餘城爲吾徽纆。

△ 愚故

△ 書牘

與烏石山人書

月日雄白。西上七祀于茲。河山之邈。不翅。西人之東。
東人之西。而歸。苟逢之。則未嘗不問我山人。蓋歸京
師。豈羨非山人土。何爲留滯若此。即問之。則未嘗不
稱山人。遊寓京師。京師。諸貞爭執弟子禮。擁幕相

譽

迎者數十而不止。隆隆之譽。新邦畿千里。靡然嚮風。山人優遊其間。式燕且盤。亦是戾矣。未有遑暇。東顧而私竊怪之。往日兄事山人。非一日之故。雖今也。濶焉。風彩猶尚在目。伏察山人所以爲山人於千里之外。豈有嗜五侯鰣。烏石山人哉。蓋傳稱者。道聽途說。流俗浮言而已矣。頃觀留紅帖者。乃山人所筆墨痕。飛鴈殊覺居止清健。欣慰曷已。其詩亦山人所作若干首。凡海內所仰知。諸王公主三公九卿拜賜陪燕酬和贈呈。篇篇皆是。獨欠應制耳。而神州名山大川。若沿下風流翰墨文士。寥寥乎。莫有一題波及之。

者。與先所傳稱者。若相符。然雄惑矣。不知山人蓬戶朱門。若法深遊戲耶。將好事門人撰其所榮成帖。其餘不采。因遂筆文耶。不然。雄恐蘿館之靈。將勒移于赤水之濱。名高之爲謗府。自古然。冀少留意。使如雄輩左祖山人者。莫有聞隨駕之稱。高風爲清流所亢。不勝仰望之至。雄也不肖。獲罪於長者。固所怖懼。然而弟畜文恩。中心藏之。苟愚憊所至。不能默而已。敢布膩心於尺。一以陳之。存者前伏。乞諒察。

與安達道士

遊于人間數月。時琴今棋。若詩酒無日。不歡然。某某。

暖

所聞有之耳。不能接其辭。歡然。母乃似望海中神山耶。而蓬蓽至今莫有聞步虛之音。是乎半天。若遐棄然。儻也。凡骨淳穢。爲神仙所厭惡。固知有罪。欲往從之。負荊於下風。奈仙跡所寄。其處無常。不可適從。惆悵何限。聞之白生。近日歸山。道士雖厭僕。凡骨何忍。輒遺其故。伏乞方其駕鶴。少時蹁躚于赤水之上。舉手厲翥而去。使僕仰手彩於恍惚之間。萬一是望。

復松叔豹書

孟夏初二之書。先秋鴻而至。彷彿面晤。乃知足下定省安穩。且會勝生。日以斯文寥闊。文懷頓覺。釋然書

中戒。雄以有北客出都。傳聞。雄困于酒。日甚一日。之狀還告之。足下者所以乘。不一而置。覩縷反復。實以雄思荒業廢。爲性命之傷。爲念。至矣盡矣。非我叔豹。誰可竭其誠約。我以斯言乎。感謝曷已。夫以曾參爲人。雖亦疎交。固宜。任其不殺人。然有三人先之。其母猶不得不踰牆而走。况雄輕薄。惱竄。致毀責。醉酡之態。足下固所親見。叔豹而不我遐棄。則有一人告雄沈湎日甚者。千里之遠。豈得不爲之念乎。於戲。睽離幾歲。今之我者。非復往日周旋。叔豹我者。略陳其狀。以荅懇懇之意。非敢拒諫掩過之言。庶允而聽。

喪竊

焉。雄少辭親去國事。今之翁。翁又視我獨子。我亦未嘗不視翁。猶父二十餘年于茲。而蹇劣自若。雖日蒙陶煦。志業不進。居常局趣社友之後。况砥礪名行。顯於當世。廁縉紳君子之列。固我所不分。苟知吾生有涯。不旨。智官交無所擇。博徒賣漿。逢看乘。則歡。歡則飲。飲則醉。醉則歌呼。舞。何所不至。傍若無人。癮念亦如是而足矣。而性非上頓。文量醉鄉文盟。亦不能執牛耳。是非叔豹往所親見乎。已而翁之二男尋沒。服氏無嗣。社友以翁乏侍養人。命雄充膝下役。雄先既喪父母。今而所怙恃。亦惟翁耳。且翁與社友。固已知。

我則豈以堂構濟美望我者哉。是我所以在三之義。不能辭讓。欲效手足勞圖報萬一。豈敢遵翁之箕裘。傲然抗顏。以爲人師。云爾哉。及移居赤羽。謂諸飲徒曰。仲英新得父母已。爲人子。苟供子職耳。諸君以雄爲死。不可復見。請從此謝矣。爾來至今。旣已三年。以故莫有一飲徒踰門呼雄者。不惟飲徒。凡遊翁之門者。爲雄也。友餘盡絕而不通。日夜區區。婆娑筆硯間。杯酌之事。如忘偶應一二。貴介請時。賜餘瀝。恭韞鞠臘。如髡。猶稱徑醉矣。雄之小器。曷爲能容。數酌而五六。六年來。體稍豐肥。皆曰過飲使然。雄之飲比於往日。

不過十一。亦食糠穀耳。非飲之故明矣。大都往日嗜好。自今視之。索然殊覺可厭。故態總爲有。自計齒縗過四十。心之衰廢。旣如八九十者。壽不得長。常恐一日寃墳溝壑。遺今之父母。憂風夜競競。雄文不似志業不就。天文所賦。不可奈何。至如以飲喪志。損其天年。則吾豈敢取罪。叔豹察焉。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假令雄有一旦事。不爲知己。如叔豹者。所冗使レヒ。謂仲英何爲。自貽斯戚。誠爲可恨。之最恐。將不瞑故。傾寫肝膽。具陳以復。冀其詳視焉。佳稿間效鄙衷。近文及詩若干首。併呈。意亦在示近狀。案間賜覽。幸甚。

角四

代淺吉與大垣戶留主書

吉聞之。古人病耳聰者。有以蟻動爲牛鬪。史傳所記。蓋有之矣。而人之不信有之。以其非人所可病者也。假令今而有之。誰爲實有之。吉有病。今陳其狀。留主聽之。必曰。吁吉也。狂妄可憫矣。豈惟留主哉。吉自從罹斯患。每開口說之。親戚朋友。未嘗有一人。以吉爲不狂妄者。豈惟親戚朋友哉。吉亦有時竊自怪之。吾其狂妄乎。宜從他人視之。以爲狂妄矣。雖然。吉非天。地易位。以白爲黑。陰陽寢食之適。與人無異。誠如吉

所患。其諸類乎。以蟻動爲牛鬪者與。吉不敢妄言。留主莫妄聽。幸矣。計十年於茲。無論日夜。凡吉所在。十數步中。常覺有人吹笛者。其聲激朗清厲。洞耳射心。瞬息之間。欲莫聞之。不可得焉。吉心惡之。不啻仇讎。而聲不離耳。亦惟如影於形。無處不爾爾。若在水火中。父母憂之。不遑寧處。汲汲禱我藥我。一無其效。蓋父母之慈。所不能救焉。竊恐儻有舊然者。故作妖術。使我罹斯患。朝暮彷彿。如比冠於肩。並盜於坐。欲驅除之。若有若亡。與搏空捕影相似。是以爲人文子。闕其定省。爲人文民。忘其稼穡。四體不勤。百事不理。卒

爲天地一廢人。旣而幡然念之。豈有斯理。是我心之惑也。苟志學學以廣聞知。於解其所惑何有。於是辭親離家。千里負笈笈來于東都。因緣一二故舊。寄寓緣山僧院。尋師求友。壹欲聞知其所。未聞未知者。才駑質劣。徒愆素志。是懼而父母顧愛。猶尚不已。分擔石之備。以給遊學之費。吉不似。未能成一日耳。脆之養。猶且使其損朝暮僅所三四之資。以及羈旅之乏。若爲可。之公族。令聞日盛。四疆之内。莫不仰慕。政事巨細。一取其潤色。苟有疆內一黎不得其所者。留主所分。而病焉。若吉者。亦疆內一介氓黎也。留主於吉當在。

水火中。豈得憇然。字誠願。留主垂矜。吉文。宵提之。携
携之。使得蒙國文。仁恩。烹外斗文穀。無損父母。保餘
年之資。而客寓千里。免絕粒之憂。苟果所志。以解其
惑心。是留主。赦父母之慈。所不能赦。以脫吉。於水火
中。而吉於留主。不啻參。父母而已矣。懷之所迫。信筆
直叙。敢于尊嚴。罪不可測。里諺曰。瞽者不畏蝮蛇。留
主惟少憐察焉。吉再拜。

與樂山公子書

日蒙延鑑。湖之臺咫尺光塵。若披雲霧。上化人之宮。

視聽總非人間之有。小人固陋。恐懼俯伏。進退失措。

而愛顧之厚。賜坐命安。西園托乘之寵。莫以加焉。伏
以先君義公。英風曠世。爲宗室儀表。修學好古。崇賢
愛士。凡名一藝者。莫不招致。河間大雅。東平好善。比
文爲遠。至今天下稱焉。臺下承其遺韻。而身居信陵
之位。虛左之遇。賢如侯生者。固多矣。小人何幸。亦廁
其末。自顧賤愚之質。旣非其人。徒爲高明之累。是懼。
而臺下不屑。猶且命小人曰。後園新成。柴桑之趣。比
有南山。悠然之興。亦復至止。恩眷綢繆。中心藏之。寤
寐不忘。歲云秋矣。霜露交降。西風肅冷。菊花鮮明。東
籬供觀。臺下從所親近。應劉徐吳。森而成列。命酒賦

詩歡宴忘疲。賞芳英於蕭瑟之候。擣麗藻於搖落之
日。當此之時。小人且與。簡之授。秀言自口。亦各言
其志耳。期已至矣。不勝企望之至。敢陳鄙懷。雄白。

復餘子綽書

忽辱一介。即報貴遺邸。有賞賜之事。老兄亦與焉。奉牘
欣抃。具陳家君而謙虛之至。再命而僂。以幹吾同盟。
故若少有借者。長者之言。一何至此。老兄與于此舉
也。進則顯其君崇賢嚮學之美。退則使後進如雄輩
者。亦知學則祿在其中。勸于退而結網。稱吾黨有若
餘子綽者。獲于其所。社如是。誠內省而不窮於道。所

謂其取青紫如手。俛拾地芥。固非虛語。以爲榮。老兄光
于其國。以耀同盟者。非但此舉而已。亦盛事哉。亦盛
事哉。上十方擇之贈。助萊舞文歡。爲惠莫大焉。家君命謝
厚意。併致蒙賞之慶。所呈鄙稿。謬稱見返。無一辭訓。
非所望於老兄。恐雄取笑於大方。亦老兄之咎也。少
林觀楓。期已至矣。刻日尋報。餘可面罄。不一。

復宇和島侯書

恭承尊教。鄉者臺下宴於某侯邸館。雄亦與侍焉。臺
下乃觀雄有伺候趨走之能。諭以書生道義之高。使
雄高尚其事。猶且見詰。鄙志所有。奉讀三復。軒懼弁

競不勝而熟雄也。不俟何所操持而陳之於臺下。以
答至意乎。伏以方陪宴日。諸貴蓋簪。雖終日咫尺其
間。脚繼文以燭容止。邈然以我爲禽爲獸。未有一言接
雄尊卑之勢固然。是則臺下所目非耶。爾時唯臺下
愛顧不已。仍賜咳唾以入。遇我及今也。奉教又知其
以國士遇我。顧臺下居常禮賢下士。盛意亦及不及。
肖雄者乎。何其恩待之優也。雄本生邊垂世。非衣冠
幼有筆硯癖。不能農桑。流離飄宕。遂止都下。與一二
同好者成社。彫蟲之伎是習。下帷講誦。頗類君平。賣
卜家口百指。僅免菜色耳。偶有接跡朱門。夫召我者。

豈他哉。亦惟此伎之故。召則至。不則已。來者不拒。往
者不追。非敢有意以吾伎于王侯。私自顧念庸劣鄙
瑣。無朝事材。碌碌爲人世無用物。天之爵我以之安。
而受焉。不求其外。庶幾類乎知止足之分者乎。且白
面生書。真襲入雄竊所厭。孟子遊事齊梁。動作養望。
務宗其道。願欲人君由是敬我。戰國遊說之世。蓋有
不可已之勢。然亦足以窺其伎俩矣。至於聖人。溫良
恭儉讓。豈有此氣象乎。縫掖之徒。率無其實。妄貪虛
譽。小窺聖籍。不知之爲知。傲然抗禮王侯。以天下名
教是非爲已任者。自雄觀之。與彼浮屠奉佛繕飾其

教望愚夫愚婦崇信之者何異文有吾子物子曰學寧爲諸子百家曲鑿文士而不願爲道學先生雄書諸紳且雄爲市井小人至微至陋幸不比俳優侏儒廁陪臣之列進退從文於我足矣固無關榮辱之際今臺下乃以國士見遇雄不敢忘抑高明察焉焉有曳裾王門苟合希世專意進取而容膝之室上漏下濕時絕擔石之儲室人交徧謫我者哉猥犯尊嚴復以瞽言奉候左右待罪之日期已不遠不勝恐懼文至誓首

復管道伯書

昨值重陽忽蒙手致適從家君應米大夫請人定乃歸始得開函嚮以所業乞覽以吾從兄輩二三之後不可不習斯伎亦唯時爲濫竽者耳兄豈無鑒裁乎即所過稱意在勸勉假借謗之以私其黨恐爲兄之累亦不肖之罪也。庶有所謂亦訓不棄籍語凡之靈。得免外侮副所以乞覽之志矣白金之贈隨例行束修文禮家君命謝至意節後風雨奄至秋候殊覺蕭索不知十日之歡吾兄與誰周旋餘期斯面盡草草布字

與小屈長順

佞郎

不佞每候貴郎。承風令郎。率十日一晤。未嘗不私竊歎稱。生子如小屈氏之子。無所復恨。蓋淳謹篤學。雅文性。得文自然。今也及所示諭訓一書。三復卒業。有是哉。皎皎練絲。在所染文。豈虛言哉。足下撮異邦古人言行。著于典籍。有益教訓。綴成小帙。方言同字。通彼於此。雖五尺之童。耳目所觸。其事了了。將爲學之階。將爲善之階。意在詣厥片玉可以琦矣。必俟盈尺。令卽幼而階之。日就月將。美其淑質。宜淳謹篤學。不惟性之固然。教文所漸。亦爲不尠。芝蘭之榮。吉祥攸止。厥由匪他。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此書所傳。皆學政善者。豈特足下子姓已矣。哉。不佞旣寫一通。置之坐右。以代白珪之章。所示今此返呈。餘在面旣不乙。

與矢田大夫

東山之會。大夫爲玉諸子尋盟。會有不可辭他請。不得持家君杖。與斯盛事。而其所過候之處。舉目東山。不違顏只尺。小春風日。霜樹送色。宮觀雲興。其間徒有上界仙都之望耳。獨奈盈盈一水。終日業在河廣。不能已已。憾其可知。是日也。雄承貴介顏。膝行樽俎之間。孰與諸子縹緲之遊。傍若無人。雄飲數斗。逸氣

高暢者。不知醉後紛然嘲雄以何等目。雖然。賴大夫爲東道主人。儻施十重鎧步障。強爲之解乎。慙謝無辭。伏乞諒察。

復米津侯書

滑疑室記。結撰倉卒。殊覺歉然。豈取萬一副明侯之意。上文左右乎。自顧受命茲已踰年。不供之甚。且愧且懼。其在明侯固自寬容。宥而不責。小人罪戾是免。以獻捧腹之贊耳。資忽承尺一之寵。謬稱有金石聲。其奈非宮商中聲何。見質一二所據。標出供覽。頃發闕奉侍。陽和令行。膏雨屢臻。不知悟賞園中。嘉樹暢發。物

華日新。明侯閑燕之興。以誰爲質也。公子痘後日益享嘉伏伎。察掌珠之光。燦爛倍舊。抃舞歡聲。雜然館下。近日小人亦將趨候。以陳慶辭。不乙。

與山縣侯

誰居使旌。優遊卒歲。飽暖自若者。荆山之寶。題文以石。他人不辨。一剖則爲和氏之璧。楚王恩澤。不可不知矣。忽值三元。恭惟占候萬祉。是日也。瑞雪驟下。江左若斯。羽北千里。盈其幾尺。想明侯卧閣之餘。陽春高唱。朱絃改調。坐對苔內山河。舒暢幽情。孰與覩歲五更三點。城門纔開。佩玉將將。朝帝鑑殿。之狀。天遊纔

候郡上文役。嚴裝倉卒。而不惜曠笑。首至所講者。亦唯朝侯至意。便然感詒。是盡。伏乞亮監。

與惠頓上人

穀 易 豐

昨日會業戒。以丈室之集。卜念六日。座上左祖者凡百指。山中諸師。不與焉。吾黨非酒徒。則穀伯。上人分香積之餘。使得一飽。功德無量。何異修水陸會。而餽誕衆。生易度。施勢從豐。爲最上乘。上人其有意乎。可呵。加之時。值春分。及上人登雨花臺。出華嚴。入法華。直上奔詣。永釋垂大義。雄等讚歎之餘。各誦一偈。直得到彼岸之果。亦且於茲隨喜可知。照亮不悉。

與大醫令富公

維值誕辰。造化者無亦奉我公之壽時乎。自開春來。天氣和暢。未嘗有如昨日之美。福德可知矣。唯是見顧之厚。凡如雄出入門下者。何啻數百。而使雄一人。則族親諸貴之座。與于盛饗。殊遇殷勤。何幸得斯寵於門下。感謝誠非言之可盡也。不復固當同門下諸弟子。奉觴上賓。終始充助歡之役。所以不克。會家翁有二三客。作迎老會。晚際欲及其未散。少時接之。先高堂。奉命燭。不辭私歸。似逃厭厭夜飲者之狀。實坐於茲。非有他故。敢謝不敏。唯公寬于雄。又與其退置而

不問。於始承顏色。諸貴客失禮之容。謂文何怖懼萬
萬。近日負荆。諸貴之門。跕慢之罪從輕。亦特公庇護
耳。分韻卒中狂語。草草不遑。今改數字。併上左右。伏
乞照察。不悉。

復富君嚴

向者以伯亨云。某協二三子。嘗承委題詠。將副雅意。
者既屬文楮。生華牋之賜。辭旨怨懇。見責供贊秀才。
久矣。非不思之。而不果。賴長者有容。踈懶自遂。幸一
莫深罪。鄙絕今與諸作。並往舉。唯是駕蹇。聞諸彥先。有
此與足下使某輩同列。千里歷塊之塲。胷喘不啻。

月之初。炎帝之令。行于都下也。足下其用玉瓊。禳之
乎。將風伯支持君子所居乎。雖則炳赫孔邇。巋然作
其如予何。文狀某固當投袂致賀。緩至于今。敢謝不
敏。災後數旬。比屋警戒。雖亦環堵之室。未能免俗。備
豫是勢。九十春光。日復一日。偷閑白貢之野者。僅一
再。其於丘園。豈爲無咎乎。近况吉斯。無足道者。公
明歸自佐。伯不知足下據經年之蓄。否不悉。

與京君君柔

豈忘之乎。薔薇園榜。旣事懇請。先人有諾。孤不肯與。
聞焉。無祿先人逝矣。其諾不果。生者塞死者之望。塚

上掛劍者是邪。死者塞生者文望。將如文何。所上雙
板。老人造語。且書常。齊中者執事置文。薔薇園中
琴書文則。坐臥以代扁題文觀。則庶幾使先人幽冥
中無憾。所以諾於執事者乎。不仕哽咽文至。

與山經國

君侯捐館之變。一藩爲燐。其謂文何。嚮。雙旆未東。足
下奉命下問以示瑤什者再四。所陳芻蕘。謬副盛意。
觀後乃承某日趨謁文命。何知旻天忍爲此。虞。使我
不平遇魯侯已矣哉。伏惟君侯天授才質。自然超上。若
花留鶯語媚柳惹客愁長。將軍橫槊凜霜氣。刃斗聲

中太白高等語。溫麗悲壯。雖開天作者復生。莫以尚
焉。而藩爲長崎。列鎮長崎之俗。昧於文學。貴彼賤此。
動謂本邦聲音固異。詩律難諧。不知方今清人所作。
方文明詩。雖曰驅鳴犬吠可也。上之所好。下必化之。
長崎人士聞君侯之風。始披青雲覩白日。則清詩傳
於商舶。不足覆醬。玉石位定。大快可知。盛事去矣。
竊爲我東方歎惜焉。顧以經國忠貞。非唯於常君
臣之義而已。風雲一遇。加有斯道體。其哀痛惻怛之
心。若社中苟知經國者。未嘗不泫然泣下。疇昔途中
遇足下。望望然赴葬。所吊辭不克一二。相背而別。書

蓋

分

豈嘗言茲。候起居。咄經國自重。國有世子在。送往事
居。獨俱無猜。人臣之。也足下勉之。不悉。

復十洲師

堅公東下。茲致一紙之賜。朱墨副焉。盥拜披讀。乃知下
盛意追念先人。併及不肖孤者。寄之宮商中。聲厚寵
莫大焉。而孤知座下。豈自今日云哉。靜餘之選。往歲
座下命先人有言。雖各天千里。未接儀範。固當暇
好尚。時有翰墨遊戲。同斯臭味久矣。嗚呼。先人下世。
三年於茲。孤不敏。不有一字以修舊好。忽辱方外不
外之誼。徒增感慚耳。若見推者。孤豈敢當之。賴有一

二從先人者。屏蔽支吾。外禦其侮。僅保舊基。泯焉。唯
爲先人之辱是懼。何異劉禪據蜀也。孤本攝人。少時
嘗遊嵯峨再四。今而思之。座下阜錫之地。山水麗秀。
冠于洛西諸勝。了了存乎眼界。雖形塊若海東。神魂
爲之飛往。不知何時。寶樹林中。親承聲教。重對三十
年前足跡。所涉丘壑。堅公一眄。賜青。勝舊相識。法
施將西。悽愴意惡。草草布字。不悉。

與惠頓上人

歸山幾日。相距一日程耳。前日聚首。已若隔世。不知
道體佳。不。春且過半。泉谷蘭若。孰與緣。山僚舍。想烟

游

業

鼓

乎眼光高。視方外。一堂上日對安樂國主。梵唱不已。
林磬傳響。如數部鼓吹。倦則曳杖於脚。彷徨幽曠之
境。雲霞四布。草樹暢茂。靄然物象。俯仰觀化。心會意
適。獨享樂土之樂矣。雄等火宅之人。丙丁之祟。一南
一北。逼於眉睫間者。一月三瓦。畏首畏尾。老驥累足
而立。苦哉苦哉。賴比日膏雨靈臺稍爲安穩。生計日
拙。蘇長公與人書。曰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
謂之儉素。自謂長策。京師尤宜用此策。脗合座下。嘗
雄畫筆策元者。讀之不覺絕倒。然受持此策。已期月餘。至
今未效。別有秘策。宜施者。叩囊再授。尤懇信同併相。協
爲

重驚禪寂。期在春夏之交。麥飯筭脯。分香積之餘。使
雄數日間爲山中有髮僧。自稱雙林樹下當來解脫。
善慧大士。座下焉依。子迪請假歸總。并掃先墓。尋盟
之約。非孟夏不果。嚮臘渥之賜。信公見致。領文。別時
卒卒。不陳謝辭。故及炤諒不備。

與內發夫

怪巖疊起。雲樹森立。是箕山瀑布側之一。敢供觀玩。
發夫無目而認之耶。先人有山水之癖。往年西遊。
歸。別以其所跡一二。寢焉者。手上之書室四壁。歎
曰。吾老矣。足不可再。賴有少文。計蓋自娛。興草丁

草七者繪事云乎哉。今也手澤存乎家。音容邈矣。視其人猶視其人。非發夫蒼於先人。孰能有目而認人。猶觀其人者乎。伏乞休沐之暇。作往日入先人書室文。於雄爲幸矣。頃者先人所善肥人野伯修者夢先人忽自政俎中至。語悉山水之美。不異往年。次唱一詩曰。危峰迴合白雲間。一路崎嶇不可攀。依舊懸厓三百丈。臨泉寺裡老僧閑。恍爾覺云嗟乎。先人有山水文癖。魂無不文。其再往年所跡乎。事非可言。筆之所至併及。勿復聞他人餘期面旣。

與矢田部侯

維夏朱轡就封邑也。命雄秋冬之交。躡蹻擔簾。寓目於常毛山川。其有意耶。寡人爲東道主。拜命之辱。謹諾。中心藏之。日復一日。莊蕪至歲云載陽。不能奮飛。一出都門。徒望。筑波峰上雲。神往領疲耳。切恐明侯以雄爲食言之徒。是無他故。坐母老妻子癡弱。家道爲累。致此罪譴。伏乞高明恕之。拙刻一舉。明侯協于旭野高陽二侯。爲雄謀者。能記室三致至意。百鑑之賜。坐而承之。趙王優於慮卿。無復加明。侯厚矣。市井小人。何幸有若斯寵。於冠冕諸貴人。感荷曷罄。驚劣下才。空言自口。覆瓿自分。豈有意廁諸作者齒。傳文

通邑大都者哉。而鼎力所_致覆瓿自分者。_魏然存乎骨朽之日。可謂使雄死而壽。恩其可知矣。旭野侯班史更會業。有如此下物。不知明侯朝覲日。滿引一大白否。諸所蓄者。攢茲在茲。不悉。

復悟賞侯

後死別開一天地。菜畝麥隴寂無人聲。俛仰總非邸中之有。而餘瀝之賜。使雄盪滌塵脇於茲旬日心醉。恍乎猶尚如接光塵者。至今不已。忽奉大教。再拜茲審。盛意所在。君侯綱繆於雄。一何至此也。校輯之役。十目所視。其嚴乎。一字差誤。爲不朽之累。不可不慎。

悟

慮

得

期

周愛年少。任非其人。更與他人圖之。辭喻懇懇。是君侯爲拙集紂屬者。厚矣厚矣。敢不唯命是聽。雖然。周愛少長君侯側。素習典籍之役。加之楷體整正。一畫不苟。下筆成行。鬚髮上木者。若斯者誠未易得。周愛精敏。於受此任。乎何有。雄也保之。伏乞君侯命之。以其暫御餘暇。從事於此。是業一成。周愛有大勳力於雄。無乃君侯之賜乎。君侯其有意哉。千萬是祈。撫趨斯近。餘不備悉。

